

黨和生命

寒 風



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軍區政治部印

821
3070

黨與生命

寒 風 著

國語出版社出版

158
2/28

黨與生命

(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)

作

者

寒

風

出

版

行

者

馬

路

出

版

一九五〇年七月初版



基本定價



在一個乾枯了的樹墩子上，戰士尹青春正挺着身子出神地呆望着。他的視線穿過竹林，穿過黑綠的樹葉子，投到那洋溢着陽光的曠野上。一隻手無意識地撫着晒熱了的機槍，機槍閃着藍光。草坪上散放着肥大的五角形的洋桃的香氣，好像北方初夏時水香白杏兒的味道。風是溫和而爽快，南國的初冬是那樣的叫人愜意呀！但是這機槍手完全沒注意到這上面，他在傾聽着政治委員的講話。

政治委員馬紹同志講的臉都紅漲了。他高亢的揮着手勢說：『同們志！白崇禧匪徒被我們兄弟部隊從北面壓下來了。現在他祇有一條路——從海上逃跑。所以他集中

全力十幾萬人，擺開作戰的姿態，向我們這面進攻，企圖奪取廉江，沿着雷州半島逃到海南島去。我們的任務是要截住他，把他在大陸上殲滅。」

「同志們！這是黨中央、毛主席給我們的任務。我們要跋山涉水，日夜猛進，不顧疲勞來進行這一戰役。這戰役是在中國大陸上帶決定性的一戰。我們要打好這一仗，使我們祖國和人民早日脫離戰爭，走向和平幸福的建設。我們黨員要發揚英勇頑強的英雄氣概。我們要明確地認識到：過去的艱苦奮鬥就是爲了這個。而今天呢？全國的人民都在注視着我們，看我們能不能完成這一任務。我們說：我們百分之百的完成，絕不給黨、給國家、給人民留下後患。」

「在我們個人說來：我們過去是得過榮譽的，現在我們要爭取光榮到底。我們要奮不顧身，英勇作戰，創造我們不朽的成績，我們要永遠光榮」

戰士們忽然伸出多少隻粗實的汗漬的大手，用力地鼓起掌來，好像一陣急雨，驟然降臨到這草原上來一樣，連竹葉也簌簌顫動了。

近兩個月以來，他們的營地，遍佈在山坳氣，一直打到南海邊上，被火熱的太陽和海水吹上來的熱風烈的臉都裂了皸皮。他們長久的奔跑着，現在又爲新的任務而

激發了。

政治委員又在高聲地叫着：

『我們怕困難嗎？不！因為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，在我們面前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和障礙的。我們有對黨、對人民祖國的忠心，這就是無比的力量。』

又是一陣脆裂的掌聲，人們都立了起來，機槍手握了一下手指，巴巴的響了一陣，提着機槍走開了。

下午，在村前的一片池塘的草岸上，人們一簇簇地分開，討論着政治委員的報告，會議在莊嚴的進行着，這是黨的會議。太陽已經西下，還留下最後的霞光，透過草原的山崗，展望着人們的活動，好像牠從沒有見過這些人們，會把這浩大的空間，震蕩得如此雄偉悲壯。

『在黨的面前表示我的決心。』班長陶謐信說：『我是一個黨員，要不顧一切完成黨給我的任務，黨培養我這麼多年，我自己慚愧對黨沒有貢獻。在這次戰役中，我絕不顧惜我的生命，我要帶領戰士去立功。』

當這會議開始的時候，機槍射手尹南泰聽到哨子的聲音，慌張的從屋子裏跑出來

問道：『在那兒集合？』

『開黨的小組會，不是集合。』吹哨子的人告訴他。

他猛然沉默了。

『黨！』

突然的好像一下子翻起了內心積壓的難過，他默默地走回來，坐在鋪草上，用手托着腮，一言不發地呆着。思想像一團亂麻扯在刺叢裏一樣。他曾爲這苦惱到極度，——戰爭已經快結束了，在戰爭之中沒有成爲黨員。那就是說，在生死鬥爭之中沒有獲得自己最高的考驗，不夠黨員的條件，現在……心亂的說不成個樣子。

剛才政治委員的話把他激勵起來了，爲着這戰役的光榮，他感傷地想着：『就是永不成爲黨員，我也是忠實於黨的。』所以他悲傷可也愉快，可是當聽到黨員開小組會的時候，他的頭懵起來，又把多少傷心的事逗出來了。

……一切都是光榮，爲人民服務，勇敢地去作戰，爭取英雄……爲這而入黨更光榮。立刻他否定了他思想上消極的認識，『黨員』是爲人民爲黨的忠誠，在戰爭中，困難中考驗的最高標準！……

現在黨員們都開會去了，自己丟在這裏冷清清的坐着，想到自己過去也曾爲革命戰爭流過血，可是不是黨員，他覺得自己是被捨棄的無助的孤伶的人了。

他痛哭了一！

尹奇春是全連出名的機槍手，他才二十二歲，已經長成粗大的個子，他是河南省東部大平原上的人，一九三八年蔣介石決堤使黃河泛濫的時候，把他小小的家產沖光了。父親走到外面去謀生一去無蹤，他們出來逃難，母親在半路上餓死，他自己就漂蕩起來了，幾年之中他討過飯，放過牛，在泛濫的黃河裏撐過船，所以他的手也就強壯了，因為一挺機槍比一個糧袋輕便的多，最後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。那是在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正是在中原打擊反革命武裝的時候，劉淮海戰役他已是一個很好的戰士了。

每當他想到那光榮的出名的淮海戰役的時候，他就悲哀的埋怨起自己來。

淮海戰役，他曾請求入黨，讓黨在戰鬥上考驗自己。那時他是彈藥手，在攻擊的時候，他帶了足夠用的彈藥，此外又帶了十顆炸彈，兩個手砲，插在腰帶上，就發起了衝鋒，一直隨着射手衝進敵人陣地，射手被打倒在開闊地上，他楞了一下，抓住機槍壓上一筐子彈，端起來衝到前面去，給步兵開闢道路，子彈打完了，他說：「我用炸彈掩護。」掂着炸彈參加步兵的衝鋒了。

戰鬥下來他被人們稱讚着。

因為他愛吸煙，把一個洋房的精緻的木烟斗裝到他的布袋裏，他真是喜愛它呢，但沒有向任何人談到這件事。

第二天，排長黃自立和他談話，他們走到村外枯了的桑樹林裏閒轉着。

「尹青春！戰鬥上是很好的，大家都稱讚你，就是你那一個烟斗……當然，這是小事情，可是這是戰場紀律，你那一踏東西不算什麼，對紀律忽視是不行的，使黨的威信受影響。」

黨籍問題拖下來了！

渡江以來，一直追擊敵人到海邊，把敵人全部殲滅了，在那潮水上來的淤泥裏，兩隻腳泡在鹽水裏作戰，鞋子都掛不住腳了，好長時間是光着腳的，有些人在拾鞋子穿，他也跟着一起違犯了紀律。可是事後比什麼都後悔，恨自己，他明白了『我錯了！』現在什麼都從新想起來了！

尹青春像受了傷一樣的悲痛掉着淚，可是他真的受傷的時候是沒有掉淚的。多少年來，生活中經歷過多少艱難和悲痛，以及死去自己親愛的母親，都覺得平淡，唯有今天使他的眼淚滔滔不絕……他的頭開始懵懵的痛了，混身冷的抖擻……

他確實是病了。

傍晚的氣候是涼爽的，從南方一百多里以外漂來海水的溫和的風，好像用手可以摸着似的，柔和的長久的貼在人們的臉上；從屋子外面送來陣陣洋桃的甜香，混合着稻田的泥土和稻草乾燥的氣味。尹青春靜靜地躺着，他的臉已經開始熱起來，呼吸也是粗而短促，後來，也就昏昏地睡着了。

直到日落，被一隻潮溼的涼涼的汗手觸醒，那手從他的前額挪去，又解開扣子沉沉的壓到他的胸脯上，說：『他病了！怎麼辦？』以後又自言自語地說：『班裏就沒有人了，那麼多的新同志。……』尹青春朦朧中聽到有人叫他。

『尹青春！病了吧？』

『沒有。』他睜開眼睛看見班長陶義信蹲在他跟前。涼涼的手貼在他火熱的身上，覺得那樣的舒服。

陶義信重覆地說：『你是病了，混身熱的燙手。』

『剛才有點兒冷，這會覺着熱了。不要緊，你們開完了會了？』

『完了。』

『晚上班裏開會吧？』

『開。』

陶義信把尹青春的衣服扣好走出去了。尹青春被這真誠的撫慰慚愧得又一次的掉下淚來了！

夜裏，一盞微弱的燈光，火苗兒在跳動，全班的人都集攏起來，尹青春把久已想好的話，恨不得一下子都吐出來，雖然他知道對他十分困難的，但是他說：

『報告！我發言，這回是最大最有意義的一仗，不管我病的怎麼樣，我爬也爬到戰場上去，爭取立功，爭取入黨。完了！』

夜很深時散了會，尹青春從屋子裏出來走到院子裏，好像感到一些輕快了。他順着夾道走出來，走在一面照着繁星的池邊，嗅到一股河泥的清涼的氣味，村子的一端，一個孤立的房子，射出了淡紅的光，他推開門進去，一直走到燈前，好久不出聲的站在文化幹事李長亭的旁邊，後來有些害羞的要求對方幫他寫個請求書。

尹青春像孩子一樣的規矩，也用孩子一樣的聲調說着，雖然他長的又高又大，在這時反覺得所有的人都比自己高大得多，自己渺小的可憐啊！他看着文化幹事的筆的活動，慢慢地說着，好叫對方一字不掉的記下來，開始了他的敘述：

「……淮海戰役，我犯了錯，戰場上犯了紀律，我對不起黨，在這次廣東戰役，看到別人犯紀律，自己不止，自己也跟着拾了一雙鞋子……我保證在這次戰役中，堅決響應黨的號召，不但要打好仗，還要做好紀律，讓黨在這次再考驗我吧！」他好像放不下心似地，一再重覆着他的話。

燈火晃動，他仰起頭來想着，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呢？如果可能的話，真會把心掏出來表白自己。燈光映着他焦急的神色，現在感到時間是迫不及待了，什麼都晚了，而自己像是走了多少彎路，什麼都沒有走到頭，而且要重新去走。感到多少沉重的東

西在壓着自己，阻礙自己到達『黨』的路上！他喘了一口唾沫說：『過去的事情，我不說了，從今天起，我全心全意爲黨給我的任務去努力去做，我一點也不可惜我自己，死活的問題搬到一邊去。』

在他自己名字下面按了一個手印，把紙摺起，站起來走出去了，外面一切都是靜靜的，池水映着星星在跳動，他仰起頭來，一排三顆小星正臨到頭頂，他站住了，用手摸着決心書，想着：

『天一明就交給支部書記。』

三

從廣東茂名縣以西，完全是一片荒山，從那密封的林叢中行進，常是找不到路的，在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，連一根黑綫都沒畫的，山越來越高起來，部隊不分晝夜在山區中爬行。尹青春的病顯然是一時一時的加重着。

班長苦惱了，『同志！留守吧！不要把身子拖壞了！』

尹青春總是這樣拒絕着：『病能掙扎過去，我能跟上隊伍的，走吧！』

艱苦在熬煎着他，他一歪一斜的在小路上顛跛着，天地都在旋轉，他緊緊的跟在隊伍的後面。跟他一起走的是他的彈藥手趙玉珍，是一個新解放的戰士，山東人，今

年才二十二歲。他想，他不能這樣的沉默着，他應當工作，於是掙扎着鎮定起來，換了一口氣說：

『趙玉珍！你怕不怕打仗？』

『我沒有打過仗……』

『不怕，你打過一次仗就知道了。』

『你這樣還能打仗嗎？』

『能！你別看我现在有病，一打仗就好了。病不算什麼，一陣兒的事情。』談話便開始了，他緊迫地換着氣繼續着說：『從前，我也是不敢聽見槍響，槍一響就抖擻，心咚咚地跳。後來我們訴苦，挖窮根，你看，我們的窮根兒都紮在國民黨蔣介石身上了，人家屁股底下壓着我們翻不起身來！我們就因為這受罪的，奇怪吧，一想到自己的苦處，胆子就壯起來，敵人打的越厲害，我們的恨勁兒越大，我們要給自己爹媽報仇，給窮人報仇。……現在的痛苦是一時的，忍受過來就是幸福，苦還能苦死人嗎？可是幸福是祖祖輩輩的事情。』

不知有多少荒山在他的話聲裏划向東去，西下的太陽正烤着他們的臉，尹青春的